

五六十年前,淮海中路和思南路路口,也就是如今X11的地方,有个和民居混杂在一起的小学,淮海中路小学,有个无法封闭的操场,沿街倒是有绿化廊的,于是这里就叫做“小花园”。

别看是和民居混杂,当时的淮小算得上是重点小学了。一般小学是按地块划分,进淮海中路小学要难一点,老师要对学生面试。当然,也是就近的——按照现在来说是学区房了。面试很简单,老师问几个问题,而后就录取或者不录取,不需要开后门的。周边中小学很多,只有这所学校以淮海中路命名,足见淮小的分量。

我就是这样考进淮小的。王安忆也是淮海中路小学读书的。那时候,她居住在小花园东侧的弄堂里。她回忆道:“我家弄堂口是一条街心花园,人们都叫它小花园。花园后头是一排红砖楼房。我就读的小学校舍就分散在这排民居之中。”

那个年代,社会上习惯称学生为学生仔。仔是广东话,是小孩的意思,本义是儿子,读作牛仔的仔。上海人叫学生为学生仔,读出来是儿子的子了一——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倒也不错。尤其是和民居混杂,经常能听居民之间说起,这帮学生仔吵是吵得来……

同一个门口,同一个楼梯,学生仔多,是主流,居民倒是无声无息的

感觉。不过每天早上第四节课,居民总是以特有的方式,摧毁着每一个学生仔的上课注意力。我的教室在二楼,三楼是民居。第四节课是在十点三刻,三楼居民烧饭烧菜了。砖木结构,楼梯直通上下,煎炸声传下来了,鱼腥气弥散开来了。那

## 学生仔和秃头老师

马尚龙

年头,学生仔是吃了两碗泡饭上课的,三节课后,经过两泡屎排遣,已然腹内咕噜咕噜,哪里忍得住三楼的烹煮之声。同学还会按着闻到的味道,猜想和讨论邻居是在烧什么菜:煎咸带鱼?蒸臭豆腐?咸菜炒毛豆?闻得到,吃不到,现在想来,也是有趣。

1966年,那个无法封闭的操场,搭起了露天的高台,常有红卫军的宣传和文艺演出,当时叫作小分队演出。

我第一次看到《红灯记》片段,就是在小花园。畅想自己第一个青春偶像,应该是李铁梅了。有一张当年的宣传照片,李铁梅听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件带补丁的红外衣,一根大辫子,一张红扑扑的脸……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审美。

看了样板戏,还要学唱样板戏。我曾经在班级里自告奋勇唱过一段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结果连班队都没有录用,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阴影。几十年后,我不得不承认

没有录用我的老师是正确的,因为我确无唱歌的天赋。

说到唱歌,我不由得想起淮海中路小学的音乐老师沈世雄。那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这么一位副课老师的名字,不是我记性好,恐怕上万名读过淮小的学生仔,都会记住沈世雄老师名字,至少记住了他不变的绰号——“沈秃头”。他是秃头,常年戴了顶帽子,配一副秀郎架眼镜,近视眼,像煞度数蛮深,钢琴弹得很好——当时小学通常是没有钢琴的,淮小有。从现在的审美来说,沈老师很有风度,不过他受了很多冤屈,也就得不到学生最起码的尊重……

很多年之后,听说沈老师还健在,听说他是评弹名家沈世华的弟弟还是哥哥,那就是艺术之家了。想来沈老师现在的年纪应该是全谢顶,不需要戴着帽子了,再者,社会也文明了,尤其是,如今秃头正时尚。

写到沈世雄,还想到了我的两位小学班主任。第一位班主任陈美娟,教语文,是我的启蒙老师。恰是在“文革”初期,我们看到陈老师怀孕了,很是奇怪。四年级开始,另一位班主任蒋佩贤接任,也是教语文的。人生第一次承受班主任老师的更替,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又走过X11,见到许多年纪很小的年轻人进进出出。疏忽想到,自淮小而来,该是学生仔欢喜的地方,终还是学生仔的天地;当然现在不叫学生仔了,油煎咸带鱼的腥气也是闻不到了。

这样的日子里欢喜做点针线活,穿好细毛线,翻出旧高领毛衣,剪了缝成低领。似乎中年后,对衣服的要求变得“松散”起来。从年少时就学会的针线女红,缝缝补补是没有问题的,早年剪了纸样做简单的短袖布衫也可以,当然如今缝纫机是早就不要了,只是缝个裤边,缝点什么,甚至修补毛衣的小蛀眼也还过得去,至于多年前在深色衣衫上绣几朵花,将破洞缀成一朵叶子,这样的活计是很少做了,颈椎视力都吃不消了。但是针线家什一应俱全,早已故外书房的巧果形木正针线板还藏着,卷粗线正好,年底岁末的做点针线活,觉得倒蛮恰当的。

穿针引线,定下心来,像儿时暑假里和邻居女伴一起在楼楼口的穿堂风里学绣花,汗水慢慢就收了,就算密密地渗出鼻尖,手绢擦一擦,喝几口大麦茶,依然安心绣起一朵小花来。上下反复左右,针线好比某种连缀,连缀起了年末和岁初,结束和开始,连缀起静心和烦郁,虽然其实这些之间并没有边界,各种发生依然延续,诸种疼痛依然继续,外部内在的沉痛依然郁积,甚至岁末时常有亲朋的离开,家人的疾患,暖心心和碎交错撕扯,心境时时左中右突,可是看到香樟树在冬日里萌芽春叶子,看到深秋的樱花树叶竟如枫叶那样红润,不免又得了丝丝安慰,不必感叹视力已经老化,像少时看到的老外婆穿了几次才安妥好针和线,外婆年迈时的针脚还是那么匀称平整,像她一辈子的人生平常朴素又绵韧,每次自己做针线时总是情不自禁念想外婆做

飞入寻常百姓家,说得真好。这是与我们建立了心心相印关系的晚报办报的宗旨。我是一个幕后配音演员,其实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每看到头版上这七个字,心头就备感亲切,温馨。而现在,我尤其注意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人民靠拢、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等等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晚报上,我心里更由衷欢呼:这是对我们老百姓,特别是对青少年极正确、极英明的引导,把这个理念根植在每个人的心中,其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无疑是无可估量的。

晚报现已复刊40周年,值得庆贺。之前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习惯,一天不看晚报会觉得难受,好像生活里留下了一个空白。凡有外出参加社会活动,返沪第一件事便是到楼下房间窗口,查找那几天积压的报纸。万一少了一份,我还会当即去附近报刊门市部查询,务求补齐那缺失的一份。因我担心,可能这一份报上正好有非常值得一读的文章。一些精彩的文章,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剪下来,保存好,以备回味,有的直接就在我策办的朗诵会上派用场了——因此,我家的晚报几乎没有一份不开“天窗口”的。

饭前或饭后,手捧一份晚报,怀着喜滋滋的心情,观赏那精彩的文体信息,以及妙不可言的散文作品,感觉就像一个知心好朋友就在身边,深情款款地给我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人家的故事:有的人木三分,有独到的分析见解;有的充满智慧,给人以启迪;有的风趣幽默,令人忍俊不止;有的则带我吃、喝、周游外国的世界……

当然,那些“情到深处会流泪”的打动人心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会陪着落泪。比方那篇散文,已故老作家蒋星煜老先生的儿子写的缅怀其父亲的文章。了不起的蒋老先生,青年时就起誓:“任何情况下,决不跑到国外做外国人。”儿女出国去留学可以,但必须学成便回国,报效祖国,第三代亦要求如此。他总这样回

梦与寒雪白。风雪莫无人,蓬茅照颜色”,诗写得清字,字迹也是内敛,和想象中主持江南治水海瑞之大气磅礴略有出入,其实也是内质往道。那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些起伏跌宕的线条,感到某种无形之气分明的撞击,这些线条大概就好似密密的时空针脚。

一个电影剧组利用拆迁中的江阴街旧宅修缮了几处民国铺面,影院照相馆米店等,一时吸引众人前往。老住户是见老街如身体进入记忆,新客人则藉此探访想象,为现在添记忆,各得其所。吊车巨臂大型反光板灯具,民国风绿皮道具大卡车,一一到

答:“党对我薄。”还督促其子女努力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如“夜光杯”中一篇手记,刻画一位慈母般的老师心中的百般无奈和苦恼。面对一些因家庭破裂而心碎的少年儿童,她做尽了能做的一切,终发现让孩子有根本的变化真比登天还难!她走不进孩子们的心里。孩子最渴望的亲情、完整的家,她没有办法给!于是,这个姓叶的好妈妈心也碎了……这篇手记我看一次流一次泪。

是啊,我要深深向晚报致敬、鞠躬了。因为你们通过晚报这个阵地,在教人做一个好人,包括我。

我个性内向,一向不擅长与人交际,至今因有眼疾,不上什么网。幸好,因我这份特殊工作,结交了许许多多的影迷朋友,尽管绝大多数未曾谋面。要感谢晚报热心朋友,提供我许多机会,可通过发表小文章,得与朋友们交流事业、生活的动向和心得。而每当我的小文见诸报章,那真叫一个心花怒放。还要谢谢编辑朋友的精妙剪裁,编辑的手笔到底要比我高明得多。我更感到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活着可真有意思,从此不再感到孤独,因写作本身也成了一份特殊的陪伴啊!

晚报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似乎我们也应以各种方式鼎力相助。我这里就有一个惠民的好点子,供晚报参考,见笑了。我希望晚报设一“你的生活顾问”专栏,每天都刊出,为寻常老百姓排忧解难或正确指导。比方:这几天我太太手机上疯传喝豆浆有害健康、严重到要导致什么恶病;又在传什么喝牛奶也有害……都是广告商为赢利而编造的谎言,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晚报若设此专栏,一定会大受读者关注和欢迎。

晚报做得绝对公正、透明、一诺千金,也实属不易,辛苦你们了。祝晚报朋友们节日快乐!

## 十日谈

明日请看作家 陈村写的《我和我爱的<新民晚报>》。 责编:刘芳



现在写作者自嘲为笔者,已经不合适了,大多数人不用毛笔、钢笔、签字笔写作了,电脑一敲就是一篇文章,还有用语音写作的。叫手耕也不合适,因为农民种地用手,渔民打鱼用手,摩托车赛用手,不好区分语义。干脆就用“耕者”来称呼吧!耕者有其田,写作者的田地,过去是方格稿纸,现在是一方屏幕,和其他行业并没有什么区别。近年来,作家要想不人云亦云,就要

## 耕者的新年

戴荣里

眼活、脑勤、常跑、心动,也算脑力和体力相结合了。脑耕与脑埂谐音,心耕与心埂相同,不吉利,还是笼统地叫耕者吧!

话说耕者与农民差别不大。到年底了,盘点一年多的收成,看看哪块地打了几缸粮食,哪块地彻底荒芜了,赶了几次集,卖了哪些水果,或者是在哪个集市上喝了一碗终生难忘的羊肉汤。这样的回忆,终究是要有的。有时碰巧遇到一个好人,不嫌弃臭瓜烂枣,一股脑全买了去,惹得你暗自欣喜得不行!

耕者的年底,才最像年底,想一想这一年使了哪些蛮力,用了多少巧劲,见了多少朋友,或许会有几多幸福感。当然,也会像菜农一样,看看萝卜卖了多少钱,鸡蛋卖了多少钱,还有哪些主顾,光账没给钱。写作者靠文字换取稿酬,天经地义,这是耕者的希望和本分。倘若用来卖身,不如去做其他行业了。拙作的价格,犹如市场上的老商贩,没有惊天奇价,却也算不上当下的最低。要想多挣钱,就别做文字耕耘者!这世上,能挣大钱的门路,多的是。写作者的努力,类似苦行者的布道,朝拜者的跪拜。一行文字一路苦,只有耕者自己明白。

照例要感谢一圈。那些始终尊重你的编辑,每月都会来买您的菜;感谢那些曲解你的人,是他们,给了你了解真实社会的可能性;更要感谢你的亲友,没有他们那超出宽容的宽容,不会有你耕种文字的自由。

感谢老师,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社会,那些体制内外的老师,从不吝惜他们的笔墨。回忆几次与老师相见的情景,犹如冰雪碰到了阳光,心化开了。老师们会在最危难的时候,伸出热情的双手,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 嗨嗨,这一年,还有哪些细节值得记忆和回顾。人们总对新年充满了幻想,但事实上,朋友还是那些朋友,思维还是那些思维,新年不过是——你又把老的一年重新走了一遍罢了。但耕者与别不同,是他总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获得更大的收成。目标式锁定,会让耕者沉浸在充满希望的小圈子里,生活貌似无比神圣。这是耕者的欢欣,也是耕者的悲哀。所有耕者的新年,就会在这纠结中往前走,年年如此。但要相信,耕者的感谢是真诚的,耕种的辛苦只有耕者和欣赏耕者的人,才会心有灵犀一点通。

## 岁末的针脚

龚静

脚,总是干干净净,它并不附丽时间的辘辘,它只是手工本分的模样。 冬月里去早上的人民广场,九点钟的阳光,银杏树下,洒水车驶过,路面像水彩画,人车皆不密,不远处白鸽和孩子在晨光里闪烁,鸽子扑棱棱飞上香樟,觅帖动跃,再走进上博看历代书画,时空交错,隔着许多许多的光影和人,写字的人,画画的人,都曾经那么妥帖和飞扬,董其昌临米芾的《天马赋》,雄健跌宕,在安静的展厅里生气勃勃,笔墨线条,方寸内外之气,连缀起宋朝和明代,连缀起米芾和董其昌。看到海瑞的行书五言诗页,上博说明乃海瑞罕存世书迹,“子钓而不纲,心岂在于得。梅花川上渔,坐久忘晨夕。情同溪水清,

梦与寒雪白。风雪莫无人,蓬茅照颜色”,诗写得清字,字迹也是内敛,和想象中主持江南治水海瑞之大气磅礴略有出入,其实也是内质往道。那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些起伏跌宕的线条,感到某种无形之气分明的撞击,这些线条大概就好似密密的时空针脚。

一个电影剧组利用拆迁中的江阴街旧宅修缮了几处民国铺面,影院照相馆米店等,一时吸引众人前往。老住户是见老街如身体进入记忆,新客人则藉此探访想象,为现在添记忆,各得其所。吊车巨臂大型反光板灯具,民国风绿皮道具大卡车,一一到



头斜望,四五爷叔拢过来,更使那阿拉丁下巴往上翘。此时是否来一趟“追捕来哉”,大阿姐如何姿势?一对老夫妇倒是矜持,倒非长衫旗袍,不过当下寻常,手臂挽起,斯迪克滴笃,背影两侧,一侧老街街角,一侧待拆旧屋和矗立高楼,外卖小哥的电动车从旁飞驰,这就是代代相继,时空承接,老街的模样无论实有还是虚于记忆中的,也不过是岁月的针针线线。和老家安徽的出租车



卖炭翁 (中国画) 范生福

司机聊到疫情又星星点点的,今年也许和去年一样,得就地过年了,还好国庆长假回去过了吧?“不一样的啊,过年回家感觉不一样的。”哦,怎么不一样?“过年么,家里老人盼着,平时老家村里人很少,都出去打工了,过年回家热闹一下。小时候跟着父亲托着猪头到各家拜年,猪头就是意思意思,到供桌上供一供的,再捧到下一家,那时觉得好麻烦啊,现在晓得是祭祀祖宗的仪式,父亲临终时还让我一定要传下去,可是现在很少啦,捧着个猪头跑东家跑西家的,很少啦。所以说过年能回去还是希望回去,大家热闹热闹。”其实司机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打算过几年自申城后撤,县城养老。说起来,在大城市“血管”间穿梭着偶尔和客人的闲聊中,老家的烟火,时头的回忆,辘辘了不同时空的碎片吧。

近日画了一幅老梅花,带有点抽象意味吧,黑色的虬枝和细条粗细疏密浓浓,形状大小深红浅绛的花点也是浓密淡疏密密集集,一角顺墨迹添了一亩小山头,好像繁密老梅和山气的呼应。又在另张宣纸上顺着水墨的印痕展开一幅以虬枝劲干为取景框的枯荷图,以金色点染夕阳下的枯荷。梅和荷,隔着节气隔着生气和人气,彼此缀成天地孔雀裘的一袂。